

男人之歌

朱全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男人之歌

朱全弟 著



山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人之歌/朱全弟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21-4711-3

I. ①男…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4716 号

责任编辑: 修晓林

封面设计: 袁银昌

男人之歌

朱全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7 插页 2 字数 315,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711-3/I · 3674 定价: 5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第一辑 心存余香

笑脸	(3)
“死”是难忘的	(5)
最后的笑脸	(7)
一个党员	(9)
读书究竟为哪般	(11)
一纸贺卡太轻	(13)
看门人	(15)
吴家厅纪事	(17)
原味	(19)
关于名字	(21)
无法选择	(24)
关于手套	(28)
客套	(30)
黑白之间	(32)
走过老街	(35)
无名者礼赞	(37)
有座城市支撑他	(39)
感悟秋霞圃	(41)

古城多壮士	(43)
十年一杯酒	(45)
与英雄合影	(47)
人是大写的	(49)
金山嘴抒怀	(51)
拜年的回报	(53)
遗憾	(55)
人与鸽子一起飞	(57)
为家中水斗“招标”	(59)
男人之歌	(61)
什么身价	(64)
另一种光芒	(67)
牵引我的一座岛	(69)
眼光	(71)
生死两界歌一曲	(73)
远飞的蝴蝶	(76)
选择是一种权利	(78)
一闹一静两条街	(80)
思接轻轨话今昔	(82)
不轻言放弃	(84)
街头随想	(86)
小饭馆和高原上	(88)
你好,提篮桥	(91)
金陵回眸	(93)
暴风雨之夜	(95)
眼镜	(98)
中性之美	(100)
“精神助老”礼赞	(102)

共青森林公园纪事	(104)
生命的挽歌	(106)
身虽在后心在前	(108)
职业的情怀	(110)
过年的心情	(113)
那一夜,司机“毁”了我的心情	(116)
卢家桥 浣沙浜	(118)
连在一起沪与川	(121)
1984:弹指一挥间	(123)
虎年新春手机短信	(125)
方塔园:“露天博物馆”	(127)
让长江鲟“游”进世博园的人	(129)
春节:富裕与贫乏	(132)
八旬老翁制作“三黄鸡”	(134)

第二辑 情怀天下

走马养马岛	(139)
第一次骑马	(141)
灿烂星光在西藏	(143)
柳州底蕴不寻常	(145)
在地球之巅	(147)
寻访四合院	(150)
我欲因之梦“联网”	(153)
游走的人	(155)
多情的热土	(157)
群山藏秀人未识	(160)
金门容我问归期	(162)
境界也是一座山	(164)

永远的台儿庄	(167)
山里的明星	(169)
二遇塌方	(172)
思维树	(174)
巴西刘导	(176)
想起淮北那场雪.....	(178)
走过红场	(181)
你好,安第斯山脉	(183)
个性的山	(185)
涵盖古今一座山	(187)
大寨本色	(189)
腾冲,焦灼的土地	(192)
阿克苏的新胡杨	(194)
马铃薯“进行曲”	(196)
“刀郎”舞王	(198)
静思之美	(200)
青岛之行	(202)
001号,安德鲁之墓	(204)
匆匆一瞥北九州	(206)
成都之恋	(208)
两只箩筐	(211)
2007年:爱琴海记忆	(213)
不该是最后的净土	(215)
看雷电从这山走到那山	(218)
湘西之行我想说	(220)
我的草原之夜	(222)
穿越塔克拉玛干之不期而遇	(226)
那些车辙,压痛了我的心	(229)

我心中的虎跳峡	(232)
陆家嘴感怀	(234)
北京,有这样一个村庄	(237)
我心中遥远的白哈巴	(240)
啊! 土地	(242)
维罗纳的廉租房	(245)
烟花三月下“扬中”:吃河豚	(247)
军民鱼水世博缘	(250)
绿色,也是冲绳的标志	(253)
再访华西村 终见吴仁宝	(255)

第三辑 人生如歌

女儿不再怕陌生	(259)
做裁缝的父亲	(261)
母亲——人生大书	(263)
阳台上的联想	(265)
葡萄岁岁报平安	(267)
回家	(269)
昆明路上一扇窗	(271)
亲近泥土	(273)
花园之邨情意浓	(275)
田埂上走来的军医	(277)
路灯下的“宝贝”	(279)
境界也是一座山	(281)
不朽的记忆	(284)
中医之道	(286)
佛肚竹	(290)
缄默中的豁达	(292)

天使的大爱	(294)
外科医生“马三刀”	(297)
雨后,那一片空白	(300)
东方“神手”	(302)
老高同志	(304)
将军教授的战地诗	(307)
斯人已去我独来	(310)
战地医院哥俩好	(312)
乡间儒医一生情:“给”	(315)
大医精诚“缝补”破裂肾	(318)
93岁种柿子树,已经吃了七年	(320)
吃出来的寿星	
——记竖新镇百岁老人施祖英	(322)
“孝子不匮”,创老母死而复生之传奇	(325)

第四辑 同气相求

客从驻马店来	(331)
世界杯马后炮	(333)
打架也有一本经	(336)
回首惊看李小龙	(338)
尚武之事	(340)
城市的高人	(342)
我与朱广沪结缘为足球	(345)
二十路上遇飞贼	(347)
一个92岁的“领跑者”	(349)
唯义所在	(352)
回忆乒乓	(354)
乒乓铸成一生“错”	(357)

打球并非只是玩	(359)
马琳:只为证明男子汉	(361)
打球者说	(364)
乒乓也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366)

第五辑 他山之石

钢铁诗人

——诗人刘希涛印象	(371)
-----------------	-------

不疯魔不成“活”

——民间工艺师吴根华印象	(373)
--------------------	-------

在田野里放歌的镇党委书记

——作家王勉印象	(375)
----------------	-------

海儿

——青岛作家李有利印象	(377)
-------------------	-------

峨眉山,有点距离更美

——画家曾刚印象	(379)
----------------	-------

“从我写字到今天没有要过一分钱”

——军旅书法大家、离休干部李寿颐印象	(381)
--------------------------	-------

探看“高人”设计封面

——访谈书籍装帧平面设计师袁银昌	(383)
------------------------	-------

沙漠未了情

——强荧《死亡之海》纪实摄影展	(386)
-----------------------	-------

外国翻译文学一朵新蕊

——贺《世界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出版	(389)
-------------------------	-------

象棋武侠小说品评

——读丁旭光长篇小说《独钓寒江》	(391)
------------------------	-------

生活,更多是浅吟低唱

——读吴颢散文集《灵魂的舞蹈》	(393)
-----------------------	-------

一面映照社会的多棱镜	
——读桂国强新作《张声华与 803 战友们》	(395)
十年“调侃”不寻常	
——试论季振邦随笔风格	(397)
城市的“狩猎者”	
——读王唯铭《上海 1965—2005 一个狩猎者的城市记忆》	(400)
读解《朋友》做好人	
——曾元沧的亲情和乡情散文	(402)
“画”出了现代社会久违了的一种精神	
——《画像——描摹罪犯容貌的神笔》读后感言	(404)
把“生活”写下来	
——李有利长篇小说“大海”三部曲的启示	(407)
他写出了上海人的神韵	
——陈德楹长篇小说《南天风雨》暨其人其事	(409)
一本战胜疾病的女人大书	
——潘肖珏《我们该把自己交给谁?》读后	(412)
把身体练得柔软起来	
——《张三丰武息益寿功》读后感言	(415)
打内家拳从不跳起来	
——《八卦宗师》拍摄见闻记	(418)
跋	(420)

心存余香

笑 脸

生活中,笑脸难得,似乎成了珍品,不肯轻易予人。

女儿刚全托时,仅两周岁,古人语:父母在,不远游。今非昔比,女儿尚在嗷嗷待哺牙牙学语之时就被“狠心”的父母遣送入托。我愧疚,也不安。离开父母的婴儿总要多吃一份苦。而今,女儿也快“毕业”了。孩子的心最真实,她回家就会说起吴老师、盛老师、王阿婆等。我每次送她去接她来都是匆匆忙忙,托儿所的老师姓氏有时也要叫错。从女儿的嘴里,我重新认识了老师们。好几次周末我都迟到,害得老师独守着我的女儿等待下班。我在路上把车骑得飞快,我走进大门迎上来的总是一张笑脸。不论是光滑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脸,还是年老的布满皱纹的脸。笑脸常开,使我感到不安。新年将到,我曾经思忖送几本挂历去表表心意,终因数量不够而搁置下来。逢到节日,我想买点什么送给老师,可是送给谁呢?囊中羞涩,不可能给每位阿婆和老师都送一份礼物,再说,像发放福利待遇那样人家也不会接受。

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自己吝啬。

可是,托儿所的老师们阿婆们一点也不吝啬,她们依然慷慨大方地将笑脸馈赠与我,这就愈使我过意不去。作为一介书生,我实在无以回报,只有写文章来表扬她们。可是,这种良好的感觉没能保持多久,我的心绪就被另一种沉重所占据。

我在进入所谓的“采访”中,又发现更多的类似甚至超过我的故事。

陆家嘴二小的沈建平老师,养了一对双胞胎。几乎每次周末,他总是姗姗来迟,虽然他满口歉意但托儿所老师还是感到纳闷。负责人葛老师与学校联系,问他有什么困难。学校告诉葛老师,沈建平担任教导主任,工作很忙,星期六经常要开会。葛老师还了解到沈建平老师收入低、负担重,抚养两个孩子很不容易。回来之后,葛老师同托儿所的老师阿婆讲了这个情况,大家非常理解,有的拿来衣服,有的送来饼干,双胞胎受到了额外的照顾。黄浦区教工托儿所全托部这种体贴入微的精神使沈建平老师非常感动,他像我一样,无以报答,写去一份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如果把教师比作红烛,那么,托儿所的老师阿婆们就是支撑红烛的基座。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笑脸也是一种教育,它播种在孩子的心田里,将来,一定会盛开出友谊与温馨的灿烂花朵。

(1992.5.4)

“死”是难忘的

此生有幸,我曾两次濒临“死”境。

第一次是二十岁时。我连续几天帮姐夫翻造房子,那天回家时,已近午夜。我骑车飞快地从平凉路兰州路桥冲下去,只见桥堍下有一群游荡的少男少女,我急忙打铃,前面的闪开了,后面的不及避让,我刹车不及,身体被碰弹后向外档倒下去。不知怎的,那夜没有路灯,路上一片漆黑。正好对面疾驶过来一辆 25 路电车。我脚下穿着海绵拖鞋,奇怪的是没有滑倒,让我的左脚撑住了。强烈的灯光刺激了我的视觉神经,顿时,我像走上舞台的演员,高度兴奋立刻进入角色,脑子里像被摒弃了一切声响,掏空了一切杂念,全部集中在我与车对垒的生与死相持的特定环境里。我这时的反应异常灵敏,双手把自行车龙头往右边提起,身体十分矫健地腾向里档。只听见急刹车的巨大声响之后,电车车头几乎擦着我的肩膀过去。车停住时,我已经站在车子中门帆布篷旁边了。

夜,凝固了。许久,驾驶员才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开始他喋喋不休的咒骂。

我依然镇定着。刚才刹那间的冥冥之中,我仿佛知道今夜此刻我不会死。一直到大连路口转弯时,想起来才感到后怕。我只要脚下一滑,也许就此滑向黑暗的无底深渊,生命就此永远打上句号。

第二次,1975 年技校毕业时,我被执掌分配大权的“毕工组”某领导使了个调包计,我的名字被划到大屯煤矿去了。

在这段灰色的日子里,我无法挣脱权力的摆布,因为弄权者暗中出于私心明里还要贴上“组织决定”的标签。我最后只得跑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心中确实希望用自己身上的器官不幸来换取“侥幸”。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情绪也能致病,我的 GPT 突然升高。但是,我曾与之冲撞的那位领导不信,亲自陪我去验血。在得知我的 GPT 确已不正常的情况下,他又提前取走了我的验血报告单并藏匿起来。

那天,我从医院配来四瓶垂盆草糖浆后,骑车从通州路转弯,真是鬼迷心窍,正面驶来一辆小货车,我竟视而不见,迎面撞去。幸好,我的手只是被车头擦了一下,一瓶“垂盆草”被撞碎,黏乎乎的糖浆和我手掌上殷红的鲜血一齐流淌开来……

这次,我的脑子像被什么堵塞了似的,麻木得一点没有反应,甚至到了手上流血时,仍然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

最残酷的打击是对人的心灵。经历过“死”,更热爱生。这就是两次“死”的经历给予我生命的启迪。

(1992.5.26)